

集部

止齋集卷二十八

宋 陳傅良 撰

講義故事 廟議附

右史進故事 紹煕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唐陸贄奏議奉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所致患害失在推誠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

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竒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秖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聽納卿宜深悉此意於是陸贄上疏極陳其不可有曰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由是有失實之聽又曰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又曰違

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照物之情理道全非顛危可待臣嘗論之若德宗可謂好疑之主若陸贄可謂善諫之臣矣臣比因賜對亦嘗有所建白而玉音下諭頗涉疑情故敢輙陳前鑒以備采擇

資善堂進故事

太子茍忽忽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

元帝八歲立為太子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廼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洪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朋黨請謁者名致廷尉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名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

元帝紀贊曰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劉元城先生安世云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八九年固深知元帝之為人及元帝即位乃欲逐去許史恭顯元帝昏庸豈能去許史恭顯哉故恭顯奏堪更生等下獄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且望之久為太傅知太子仁柔宜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為人主今乃懵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

亦不容無罪矣

太子侍燕之語可謂甚美既即位益嚮儒術然不知召致廷尉為下獄何也習聞書生之談而不通於當世之務故也觀其苦怨怨善忘不樂則其天資固中人以下耳望之堪輔導各有年無能改於其德一旦即位乃欲勸之去宦官外戚用事之人豈不謬哉而望之竟以譖見殺善乎劉安世論之曰望之知太

子仁柔宜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為人主今乃懵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經筵孟子講義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

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王不作者言周之衰上無明天子也諸侯放恣者言上無明天子則下無賢方伯凡有國之君皆得自便縱

欲而專利也處士橫議者言自天子至於諸侯皆失其道不復以明教化為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處士各橫為議論人自為一說家自為一書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者言處士橫議者雖多於其中獨有楊朱墨翟之教盛行而莫之抗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言從其說者之衆也舉天下之能言者不以楊朱為師則以墨翟為師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闕二字道也楊氏為我是無君也者此孟子之所以闢楊

朱也何也朱之為説曰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為也且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葵藿之於太陽江漢之於海鳥獸之於麟鳳皆此物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為主忘家以徇國非直苟利禄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者此孟子所以闢墨翟也何也翟之為説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且天之生物也

使之一本父母是也今夫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教每為之差而獨隆於父記曰為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以為人子矣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此言苟私其父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無二尊也此言苟尊其父雖父之妃不可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

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者孟子極其弊而言之也人所以相羣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定有父在則長幼嫡庶親疎之分定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奪不饜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此孟子舉公明儀之語推廣言之也公明儀以為國君之肥

馬在廐而民飢莩在野是為君者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者蓋孟子終言楊墨之害與禽獸無異也且夫孔子之道所以尊信於萬世者非儒者能強之也誠以三綱五常不可一日殄滅故也三綱五常不明而殄滅則天地不位萬物不育矣自古及今天地無不位之理萬物無不育之理則三綱五常無絶滅之理三綱五常無絶滅之理則孔子之道無不

足尊信之理今楊墨者自信其私說而不信孔子故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如此則邪說行而仁義廢今夫人之所以老者相共養幼者相撫字敵已者相往來以其本諸仁義之心也無君則不義無父則不仁矣此心茍亡則私慾横流弱者之肉强者之食爾故曰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此孟子以衛道自任之言也且孟子非好辯也懼斯道之不明而人心淪胥至於闕十八字

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此聖賢之所大懼也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言淫辭邪說之初亦甚微也不過其門人弟子轉相傳授以為可行而深信之焉耳夫茍有是說也在於人心則不見之於行事斯已矣茍見之行事則必害及於其事不施之於有政斯已矣茍施之於有政則必害及於其政孟子逆知二氏之學一日得志於天下

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者孟子篤於自信之辭也臣聞之曰天下未嘗一日無邪說也聖王在上教明而禁立雖有邪說而不得行耳反道敗德侮慢自賢有苗氏之邪說也而虞舜遷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有扈氏之邪說也而夏啓征之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商紂之邪說也而周武滅之然則道術分裂間為異端自唐虞三代有焉而卒不足以干大中至正之統者聖王在上故也今夫楊墨

非有王公貴人之勢也非有醲賞以誘率人嚴刑以驅迫人也又未得嘗試其術於戰國之際也而天下翕然從之不歸楊則歸墨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一夕之故哉蓋聖王不作則教不明禁不立教不明則曲學之論興禁不立則朋邪之類勝及其末流而莫之救也由此觀之凡不本於孔子而敢為異說者豈不甚可畏哉有聖王者作豈可不深察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

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抑遏也兼并也言并治之也膺當也言北當戎與狄也懲艾也言南艾荆楚及羣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敢禦之也聞之曰聖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為已任當堯之

時洪水為天下害商之末夷狄禽獸為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為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詖行為天下害洪水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生人不得脩其學不得脩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昏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啓廸人心而歸於正者也則以生人為己任者聖賢之責此正

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脫於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周公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於不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詖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言凡以盡聖

賢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也夫為人
臣為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為已任況尊為天子富有四
海之内乎今敵國之為患大矣播遷我祖宗邱墟我陵
廟蹂躪我中原塗炭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干戈之擾未
有甚於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左將以討賊而
沮於議和孝宗憂勤十閏經營富彊將以雪耻而屈於
孝養二聖人之責至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仁聖之資嗣
有神器豈得一日而忘此耶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

當以天下為已任而不敢以位為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則不敢以位為樂者每行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無為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如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內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之間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計周公豈欺我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特因熏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於此皆陛下之所當講也臣不勝拳拳

僖祖太祖廟議

詩清廟祀文王也　執競祀武王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先王謂太王以下先公謂諸盩至不窋　思文后稷配天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雝禘太祖也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　生民尊祖也　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也

禮記中庸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大傳禮不王不

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盧植以禘礐為五年殷祭以后稷配之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　司几筵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

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周

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先祖謂先王先公天府掌祖廟之守藏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馬融云諸言祖者近言太祖遠言始祖若公子之子孫有為國君者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春秋外傳魯語臧文仲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

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

以經傳考之自商而上以受命之君為宗而祖其所始生之帝故虞夏以舜禹為宗而祖顓帝商人則異是矣亦以受命之君為宗而祖其所始封之君故商以湯為

宗而祖契周監二代郁郁彌文於是以受命之君為祖繼祖為宗而郊其所始封之君故周人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未稱王何以得為受命之君周公為之也其在詩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此周公推受命於文王祖文而宗武之事也其在詩思文后稷配天則稷之郊樂也清廟祀文王則文王廟樂也執競祀武王則武王廟樂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則又文王配帝之樂也文武每廟各有樂章而后稷廟無專樂則見周祖文王而后稷不在七廟之列於是有先王先公之

廟祧先王謂太王而下先公謂后稷而下其在詩天作祀先王先公則后稷以至太王王季之廟樂也文武每廟各有樂章文王配帝又別有樂假如后稷為太祖則不應但有郊樂而無廟樂今天作一詩通用之先王先公則由王季而上其遷主皆藏於后稷之廟而合享之明矣在書洛誥秬鬯二卣禋于文王武王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不及后稷不應每事皆遺太祖又明驗也由此言之后稷固先公之廟也守祧八人蓋以此以天保之詩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先公時祀固同而周禮享先王禮甚備享先公但用鷩冕或亦有隆殺之等記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當武王之末

追尊三世周公金縢之卜但告三王則太王為祖而文王猶為穆考酒誥所謂穆考文王是也成王制禮作樂更定廟制於是推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閔予小子之詩曰於戲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則武王祔廟成王時也雖禘太祖謂文王也其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則是以文王為祖而武王為昭考矣武王為昭考故文王之子皆第稱昭富辰所謂文之昭武之穆是也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注云祖廟謂后稷始祖之廟詩禘太祖注云太祖謂文王王肅家亦曰文

王自是祖廟孝經云宗祀文王宗自訓尊則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王鄭同此說也喪服傳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始祖太祖明文也馬融云諸言祖遠言始祖近言太祖是也羣昭曰商家祖契周初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成文王之業而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毁而後更祖文王宗武王此說近之矣孔子稱之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為周公其人言非周公不足以及此明非夏商之舊也周變夏商非特此也追王至於三代前此未有也繫姓

至於百世前此未有也推其所自出至於禘嚳又前此未有也商人禘舜至周禘嚳世數益遠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漢魏以來諸儒考經不詳或得或失王鄭二家互相詆毀要不足深信此某所以專以經為斷以贊廟議之决恭惟本朝世次弗彰今當以太祖之所推尊為定以僖祖為始祖之廟與太祖之廟皆世世享推廣孝思崇長恩厚則羣臣之議不相抵牾而大典可就矣

止齋集卷二十八

止齋集卷二十九

宋 陳傅良 撰

廷對策

臣恭惟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博考漢唐已然之效下問承學之臣憮然有師古不自用之心顧臣淺陋何以稱塞抑臣聞自古建議之臣赴功之臣翊扶治道之臣類竊嘆曰不遇聖主如遇聖主當不自用則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臣亦稽之漢唐興王雖六七作考論君德

鮮能全美是以規模褊迫而治效凡近陛下寛仁神武對於二五之隆粤自紹堯所以剪除文具脱畧邉幅嘉與羣臣洗凡而破陋以躋至治以迓宏休甚盛甚美臣愚妄自量度陛下之聖誠具二美何謂二美臣觀比年有大更張有大施設造命之初慮不可奪一旦事狀陳露陛下頓悟立改曾無留難天下咸曰陛下之無我自昔所進令不知其為何以其間蓋有違詔令負任使者陛下察見情偽一予一奪動中公議天下咸曰陛下之

知人夫以無我之量知人之明於漢唐可俯視焉而臣伏讀聖策曰朕丕承大統司牧兆人寅畏嚴恭懼德弗類是以順考帝王之憲鋪尋載籍之陳求其可師以濟于治蓋方憮然師古而不自用如此則臣所謂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捨此時尚安須耶然而十有一年于兹而治績未進于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獨何歟或者陛下之所以聖亦所以累盛德歟不自用之心雖能形之於言未能充之於事歟臣竊

迹前事曩者創復發運經營移屯當時廷臣亦有疏其非是者而陛下姑惟試之終於無狀今謀者有譴矣將命者有譴矣豈惟朝野誦九重之不吝而服其英斷哉雖陛下將自喜矣苟惟自喜是以為累夫有去故之喜則有圖新之謀抑臣未知來者之獻計果有以異乎此否也以臣參之輿言揆之事情其誕謾苟且舉是類耳陛下捨彼取此而不察其適相類臣恐後之悔今亦猶今之悔昔無乃以大有為之時徒費而為改過之日月

乎夫以天子聖明春秋鼎盛何向不立今且二紀歷日彌長歲復一歲改過不給可不為惜乎漢元帝唐德宗寵任羣倖不移如山遇主如此政復何恨柰何以虛心大度過不憚改而僅足以度越庸主而竟無所施也聽言之道亦於誤者察之耳假如曩者以好邊功誤繼今言邊功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愛根本可也曩者以徼近利誤繼今言近利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識大體可也且陛下何不一思曩者誰為主張是乎時不再

來事且積廢每試不效曾未決捨已乃數悔而頻改之豈所以圖全耶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也且陛下之所尊信所寵任其果以爲皆忠實而無欺乎深謀遠慮而無敗事乎若果待之如此臣知陛下必已舉國以授之矣今乃不然雖已尊信已寵任益至於論人論事之際陛下類有執而不從從而不盡者然則尚疑之歟夫尚疑其人則必既其情而待遇如故委寄如故闕四字何耶豈非聖明之意自謂吾能

知之吾能駕馭之彼雖欲為欺不可雖欲害吾治不可
姑亦縱捨而弗問乎以此自恃所患滋大何者聰明所
加豈無限極萬機之務烏能徧知陛下之所執十不一
二而轉移侵竊於冥冥之中殆不可勝數矣夫未知猶
可耳既已知之彼且永固凡所以自歸於君上者惟有
恭順耳惟有伺候趨和耳惟有養交借譽以蓋前愆耳
陛下見其如此因置弗慮豈知面從者皆所以為背違
之地乎茍無誠慤豈足憑藉今予之事權假之歲月足

以遂其私矣徒曰駕馭陰受其害此臣所大惑也大抵使貪使詐惟爪牙之賤役可也股肱心膂要須忠良用人之道百王一法不宜以洞見是非易此弗守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也夫陛下之憸然師古豈不曰吾將不自用也然而陛下以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以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始臣管窺陛下之所以師古是誠不自用耶抑名曰師古而實自用也臣伏讀聖策曰惟七制之明后若三宗之顯王固本培

基則有務德之君振旅治兵則有雄才之主習聞其號未睹厥成咸有所偏未臻于極夫樂其號而考其成患其偏而要其極誠如所言信陛下有師古之實矣抑臣有疑焉何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文之德則罪不孥宮不女惜露臺之費除租稅之征可謂仁矣然而恬芒刃之施釋斧斤之用惟尚寬厚其威不伸朕以孝文之文也而能厲之以武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文帝之寬仁足以富民而所闕者武功也且陛下自度所以富民

者何如文帝耶臣觀文帝以錢穀問丞相而陳平不對謂是有司事耳非所以煩廟堂由是漢之計臣得以自盡倉廩之吏至以氏其子孫臣不識今之所謂冢宰制國用於左藏之外別為南庫者何也且其辭曰經費一領於大農而增羨幣餘之入南庫受之其名顧不甚美乎然而㨿制國之權與司農孰為輕重增羨者遁有遷擢經賦辦否則莫能黜陟也厥今漕臣守臣類多自營觀此二途意將安向是以比歲經賦日耗而南庫之積

日滋大農告匱時捐數百萬緡以相補足比及奏聞屢有德色且均之為國用耳虛彼盈此竟何謂耶夫兵廩如昨吏祿如昨凡歲百須如昨而大農甚匱將安取此陛下信以為版曹諸臣自賣以取辦乎抑甘受闕額擁虛數坐俟乏絕被誅譴乎不能為此必且他為謬巧以苟逭歲月之責是以上不加賦而民生嗸嗸夫暴征橫斂出於朝廷則羣臣得以論列細民得以赴愬今也州縣之賦一按故籍無秋毫加益焉而有司巧為斡旋暗

相資奉旁緣科色誅求錙銖羣臣欲論列之耶細民欲赴愬之耶而獨無彰彰之名可以指摘所以至仁在上惻隱至矣而澤不下流是可不為寒心夫文帝以司農理財至於寡取陛下以宰相理財至於多取臣故曰陛下慕文帝之富民而不由其道所以評文帝者誠善矣而無益於治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武之功則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百蠻向風可謂盛矣然而積屍暴骨快心胡越財賄耗而不贍干戈因以日滋朕以孝武之

武也而能本之以仁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孝武之雄才足以强兵而所不取者薄於仁也且陛下選將屬兵亦嘗用武帝故事乎臣觀武帝操縱將帥最有繩尺一旦乃以愛故欲將貳師夫以帝之威靈寵一偏將其誰敢議而帝也必枚卜諸將貳師最吉然後行之誠不欲以女子之故弛廢家法抑絕廷議也今天下之兵不屬之三衙與邊帥乎或云近者禁扈之際專閫之寄往往由徑抑臣疏遠未知信否聞亦得之防夫走卒街談

巷議以為諸將平時所以侵剋廩錢隱占伍籍貿易稱貸以謀聚財大抵將以結交媒進身耳臣竊憤之夫以陛下篤意戎事妙選授鉞雖大臣且不預議尚安有此日夜思念莫執其咎或者左右朝夕積譽之漸遊談之久亦足以宿留宸聰而密回天聽耶患生所忽殆不易知陛下習聞姓名忽不以次用之當是時豈敢有誦言論薦者乎蓋其於簡記之先借助多矣夫斷自宸衷恩顧歸下賂入私室怨在公家凡有愛君之心誰忍聞此

況又將帥素輕士不素附而欲望其立功靖邊不亦難乎且武帝以私選將猶不廢公陛下以公用人柰何不稽于衆顧得以容私耶臣故曰陛下慕孝武之强兵誠得其所長而擇將之理未盡臣未見其能强兵也臣伏讀聖策曰文者帝王之利器武者文德之輔助也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及者大唐之太宗實惟兼之觀其內平禍亂外除夷狄安靖黎元各有生業史氏所以稱其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臣又以知陛下小漢

家之偏尚而想貞觀之獨隆陛下之志豈不大而學豈不博哉然臣據漢鑒今未能無惑而折衷諸唐殆有四未諭焉夫陛下以古問臣臣不敢徒以古對如陛下誠有慕於唐歟臣請言今之所以異於唐者願陛下審擇而更張焉則豈惟如唐將有隆於唐者惟陛下所欲耳太宗諫官入閤之制非以求諫耶而陛下不樂忤意之臣此臣之所未諭者一也太宗幕府學士之選非以崇儒耶而陛下有輕視儒生之名此臣之所未諭者二也

太宗感魏徵之言使羣臣不存形迹陛下乃以近名責
臣下此臣之所未諭者三也太宗屈意雔臣而不以秦
府自衛陛下乃以合黨疑外廷此臣之所未諭者四也
臣非但以太宗望陛下者安敢懷所未諭而不試陳于
前曩者議除發運議遣泛使論思之臣一語不合往往
罷斥甚或流竄事亦少異矣雖然是尚有可諉者曰是
非官守言責也日近除授而臺諫有所彈奏舍人不書
黄學士不草詔是不曰官守言責乎蓋職分常事耳而

夜半一紙忽從中出或廢或逐曾不淹辰而吏卒譏訶不容置輦轂下夫震霆不及掩耳古所以待桀猾也此皆陛下忠愛臣子進退惟命安用若此恐怨惶惑民聽哉夫陛下有混一夷夏之志而不能容一二齟齬之臣將以垂宗社無窮之休而不能少屈須臾之聽省闥臺掖虛位幾月臣竊怪此何景而見於不諱之時也太宗獨不怒諫臣乎宮中無髮之語尚能忍之深知言路開塞乃人主切身利害彼紛紛以口舌爭者果誰為也臣

以為陛下誠慕太宗當自求諫始腐儒空談祇亂人聽豈惟人主厭此雖稍知務書生固自厭此陛下不與共事其誰念之哉然而腐儒端不可用而不可有輕視儒生之名何也非所以招徠其類也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脫有真儒亦其儔輩或以取輕為媿而一動歸去來之心陛下安能有之夫燕昭之禮郭隗其虛聲猶足以致士焉有聖人撫御天涵地育而一旦有棄士之名哉且以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謂陋儒其被戮辱蒙頓挫者誰

乎蓋末之見而遠方之士風傳料想往往過當或曰經筵特虛器耳科詔特故事耳賜出身特未混流品耳無乃闕盛美矣乎十八學士豈盡全才間亦無過區區章句文墨淺事而太宗兼取並蓄厥意不獨為緣飾也臣以為陛下誠慕太宗當自崇儒始夫好名之士貌異而心不同如其浮躁剛愎掠美于己而歸過于君誠不足顧惜也以臣泛觀人才無慮數等蓋亦有介直而不隱疎易而寡慮其温言似掠美其憤悱似歸過者要其存

心至孝孝也至不自為計也若以好名槩視無乃非所
以全愛之乎且陛下亦知其所以失者乎其器度不宏
其所養未厚焉耳夫惟容小所以見大納污所以成深
人主固當有遠過天下之量也儻亦以不推遜為諱不
彌縫為嫌不幾於示天下狹耶正使不然而以聖德洪
深責備臣子稍稍矜露亦恐凡百在位俱不足以望清
光佐下風矣陛下將誰與共理乎臣故以為陛下誠慕
太宗惟無以近名責臣下可也獨不覩魏徵請以諫藁

付史官乎脫欲爭名將以焚草為賢矣仆碑之謗乃晩節一恨又何足法臣竊考自昔黨議多興於下何者此人臣相傾之私而非君上之願也蓋黨成則大官重權利歸于已誅戮斬殺怨在一人而禍歸社稷若其不成又將沉浮苟免耳由此觀之黨議成否一無便於上者此太宗所以中持衡焉無所偏倚以銷伏其爭而和平其心臣愚不識近日戒令何為而合黨之言累累發也以臣觀今羣臣大抵外同內異惟身是計何暇相黨假

如議一大政疏一大臣甲繞譴訶乙且退縮其餘立而觀之耳甚者反是而迎合耳陛下何不審觀比年亦有議一事而連章不置如曩時濮議新法事乎亦有用一人更數年不奉詔如曩時李定入臺宋敏求李大臨蘇頌之徒乎亦有逐一人而同列乙與俱坐如曩時范仲淹尹洙余靖之徒乎正患人臣不同心耳而陛下方以為黨此人臣私議於國何利而可倡於君上哉臣故以為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合黨疑外廷可也牛李之禍

唐之所以亡也豈太宗家法乎臣伏讀聖策曰贍言清風竊所嚮慕伊欲規其能事跂其成績何修何飾而外户不閉行旅不齎何取何營而斷獄幾刑措米斗直三錢歟家給人足厥道何由仁義功利四者之宜當安所施臣以為太宗能事成績不越數端陛下所為修飾莫若去其不如太宗而就其如太宗者捨是將有所營取焉非臣之所敢知也且陛下試思臣之所未諭者其與太宗興果何由歟豈非恃天資之高明謂天下可獨運

而專斷歟昔貞觀之初蓋有以獨運之說惑太宗者矣而太宗卒莫之聽是以後功利先仁義而收家給人足之效陛下欲比迹焉而操其所不用之術臣竊為陛下惜之方今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吐而陛下方且顧盼周行類不適用慨嘆當世殆無其人非以忤旨而去則曰是腐儒耳則曰是好名耳則曰是黨耳然則陛下臨事腹心將安寄乎於是乎雖有棄文尚武親內踈外之心臣豈不知陛下固非好違經常牖

然改圖而徒蒙不韙之議哉誠以一時聞望之士歷試
而甚亡具十年以來凡許國者皆不踐言也大功未立
萬緒鈌然展轉周回莫能與濟是獨非人臣負陛下至
此哉雖然意有所偏則事有其禍詩不云乎無田甫田
惟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臣竊憂陛下之他有所
求將以獨運專斷而去道愈遠徒以勞心也且陛下之
所以右武臣未知何如也竊聆近制削下拜之禮升雜
壓之序夫操馭英雄亦顧聖略何如耳安用此瑣瑣為

耶是固其細者也彼閨閤賓贊之臣肺腑之戚强名曰武特服飾類焉耳爵號類焉耳欲實安能而陛下優游容與累年之久而再畀之樞筦之地豈惟縉紳煩言韋布喪氣下至於老兵悍卒亦籍籍後議有侮視不平之心方當大有為之時而但曰不必右武誠迂濶矣若陛下但以名取苟服飾爵號僅與文士異輙取而寵之百僚之上罷亦不失麾鉞居不足與謀也出不足與戰也無乃似武而卒非乎夫以似是而非之人躐處民上而

曰以作士氣以起戎功臣恐其去腐儒無幾也陛下何不因羣心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嚮乎且陛下清心寡欲不翫細娛彼侍御僕從之臣凡所以承閒而取憐者一無感焉則陛下豈偏厚内廷者哉或者徒以好事遠畧好察臣下興利除害之心動乎其中而或為容悅者所中耶何者欲擊射之便則不可與外廷共習欲探伺之密則不可與外廷共議欲用嘗試之說則不可與外廷共施行勢非此曹安用乎夫陛下用之纔不過

此耳而影響氣燄足以傾人不惟容姦殆且生患比年羣臣或以言斥或以事斥者相繼也獨侍御僕從未有聞焉豈在位皆浮偽而彼獨無所蔽欺耶其地密邇其彌縫之計精也陛下手撫指顧彼因而趨之矣陛下聲嗟氣歎彼從而和之矣若是而不能幸免將誰幸免耶外議因是謂果親之也患且必至陛下何不因羣心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嚮乎陛下聖策之末丁寧於臣曰子大夫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合志變義其知

之矣其明以啓告朕悉意正論無枉執事朕將親覽焉臣誠淺陋無所稱塞區區之愚獨以為陛下有師古不自用之心而顧恃於獨運專斷任一意之所獨向而忽羣臣之所共違是以下情猶鬱公論猶沮而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故於卒篇乎獻焉而不復他云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拳拳

止齋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止齋集卷三十

宋 陳傅良 撰

表

乾道壬辰進士賜第謝太上皇帝

踈愚之對爰契九重聲教所陶聿來三紀推本功德度越古今中謝竊跡本朝家法之詳究觀列聖心傳之要規模一以經術事業付之書生皇帝陛下所以載纘大猷曲垂清問臣等顧遭逢之幸甚而循省之缺然其

何稱塞招延之休徒以生長涵養之澤茲蓋伏遇太上皇帝陛下道久忘世仁深入人光昭斯文燕及今日退藏於密資萬物于乾元長發其祥生多士于王國臣等敢不益堅精白茂對龍光言念何繇庶幾無斁闕三字士將無負虞舜聰明之朝遐不作人其敢忘周王壽考之賜

桂陽軍謝到任

湛恩所被樂歲相仍邊境晏然書生幸甚中謝伏念臣

起於寒遠持是空虛愁嘗試之罔功欲自新而無路粤惟郴桂介在湖湘周職方之所未聞漢刺史之所不察惟本朝之建國合四海以為家蓋壤地僅同於附庸則簡書皆聽其專達如臣疵賤際此休明雖貪假守之榮但求便道亦有來王之問爰至公車誠世所謂謹守三尺之常而臣實為上通九重之始譬諸稺子得言笑於親前意者孤根有發生之天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不居其聖無歎於人凡試其外服之勞皆待以晚成之節

遂令庸冗亦與寵光臣敢不言念昨非務收後効毋以已見紛更已便之教條尚於公餘增益未能之問學

高宗小祥慰皇帝

鋪筵仍几方篤時思鑽燧新烟忽更歲序九重號慟率土悲摧中慰恭惟皇帝陛下道對百王識高千載諒闇如古不拘易月之文練祥於今尚損踰年之禮追惟愈遠痛甚何堪伏乞少抑聖懷紹世德作周之孝特垂天聽徇同心戴舜之誠

賀登極

揖遜相承乾坤嘉賴謳歌所暨中外宗依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篤生元良遵養濬哲雞鳴而起方趨問寢之時
龍躍以飛俄繼中天之統彝倫秩叙歷服延洪永惟二
典以還亦既千載于此高皇於漢無神器之傳太宗於
唐非儲闈之正孰與以明述聖自祖及孫當垂拱以襲
堯盡君之道爰詢謀而命禹若帝之初獨冠百王同符
隆古臣適際離亨之會叨分邊瑣之麾跂望清光欣需

殊渥但與林篁之衆咸有葵藿之心

謝登極赦

維帝出震與物為春在舜紹堯眚災肆赦爰孚大號實本舊章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誠足以格幽明德足以侔高厚養以天下嗣萬世無疆之休洽于民心思匹夫不被其澤聿觀載籍具在典儀周有大賚蓋惟初基漢與更始但為故事未有重規疊矩一視同仁率循繼照之初備舉好生之典臣遭逢時華旦假守遐方葵藿傾陽式

謹朝宗之義蓼蕭零露敢忘滲漉之恩

賀壽皇聖帝尊號

舜薦之天以禹傳九疇之正乾稱乎父則震成六子之功中外榮懷宗社嘉賴 中賀 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及動植孝通神明素隆藝祖之丕圖貽受高宗之大烈方邊鄙不聳蓋聞中國之至仁而羹牆靡忘欲行天下之達禮遂辭尊於南面爰致養於東朝况夫歷數有歸彝倫攸叙惟聖知聖繼今實為萬世之休可名非名

舍此曷表一人之意雖六言而甚約與二典以相輝臣假守遐方遭時盛事上未央之壽正隅於清光説稽古之書尚修於薄伎

皇太后移御慈福宫賀皇帝

歷數有托而伸尭母之尊謳歌攸歸則本禹疇之叙粤惟自昔莫若方今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恭敬温文聰明睿智乃眷壽皇之顧聿懷神器之傳為天下得其人遂忘南面為人子止於孝式奉東朝惟太極之生兩儀與

三聖之守一道未之嘗見可以擬倫臣叨備符分阻陪旅進雖恭想瑶池之宴與世相忘然永同沔水之宗自今以始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壽皇聖帝

堯天逾遠方切於追懷文母彌尊益隆於寅奉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躬上聖之質嗣中興之功歷年于兹薄海無事粵從恭默極為人子孝之思竟托倦勤決以天下遜之計欲備東朝之甘旨不知南面之崇高

二典所無百王何取臣叨分符守阻造周行富貴無足鮮憂幸粗知於大義謳歌咸曰與子願永曁於同心

立后賀皇帝

父作子述增光典謨身修家齊匹休南雅屬彌文之具舉罄羣聽以交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繼天之統深惟內則莫隆媯汭之風粤自初潛元重塗山之選爰稽謀於慈極以秩正於中宮于以成未央奉觴為壽之歡于以對長樂含飴弄孫之福遐觀往古孰盛當

今臣假守偏城欣聆鉅典但縻廩稍曾無僕馬之勞當課農桑以廣耕蠶之化

賀皇后

維帝出震維坤承天宗社榮懷中外康共恭惟皇后殿下德足以配任姒功足以佐唐虞肇開青宮及建皇極問安六寢嘗同共子職之勤正始二南又得化天下之道以雞鳴之盥櫛成象服之委蛇可謂日並月明風自火出臣欣聞郵置阻預歡呼雖𨍏雲龍共覩聖人之作

自憐僕馬曾無臣下之勞

皇帝登寶位進奉銀

重明繼照當班瑞羣后之初一德尊天率貢金九牧之舊上件銀地不愛寶而後出人不易物以為珍敢修任土之儀庸見來庭之義箱篚不腆斧鉞奚辭

謝賜歷日

通天地人大一王之作統協時月日釐四海以朝宗拜賜甚榮奉職惟謹中謝竊以歷之疏密代有革因原於

日積之餘分揆以歲差之衆說及大衍而始定至統元而加詳自有此書莫如今日恭惟皇帝陛下不愛其道以覺斯民比元會之肇修當三陽之總至凡兹敬授皆所裁成徇以孟春昭示人臣之憲覾之挾日誕敷都鄙之和臣敢不奉以周旋勤於勸課及豳風之寒暑秩叙農功同魯史之春秋寶爲邦典

紹熙改元賀皇帝

一元之建雖曰舊章二美之并兹惟盛事中賀竊以策

書所記年號則多有以守成而愧揖遜之君至於更化則非沿襲之意未若二聖親傳於大寶兩朝兼著於隆名播告多方超踰前古恭惟皇帝陛下審時所上親政於初遠惟紹大業之難近思熈庶績之廣聿稽堯舜之典合為禹謨奄有夏商之年布在周歴臣謬持使節欽誦詔書協時月正日敢有不恭道德意志慮愧非其任

賀壽皇聖帝從吉

三年一袷率古舊章四海八音與民同樂宗祊嘉賴臣

庶榮懷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孝足以通神明德足以施孫子宜享厚報而備聖人壽之福宜居常尊而極天下養之歡與國無窮自今以始臣粗知善頌久去周行喜共遐方復見舜琴之御瞻言廣内莫陪漢蹕之朝

賀壽聖皇太后從吉

舜畢三年共爲子職漢朝五日燕及孫謀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維德是行以慈爲寶親見重華之盛永

膺至養之榮長樂東朝肇稱於吉禮瑤池西母茂介於修齡臣屬于隰之載馳喜舊儀之復見龍旗鳳扇想浮慈福之春寶殿玉巵莫罄未央之駕

賀壽成皇后從吉

式協靈辰肇稱吉禮天人底豫宗社延休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周毋嗣音虞嬪著德長樂宮之養尚小前規內司服之衣率循彝典親見累朝之盛永陪慈極之尊臣屬職馳驅阻前賀舞袞龍相映想覲廣內之儀韶

鳳來翔仰祝後天之算

至尊壽皇聖帝冊寶賀皇帝

親傳大寶懼功德之不宣恭上鴻名質詩書而何媿重闈燕喜率土榮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配唐虞行殊曾閔謂孝非直養莫如得四海九州之心謂禮有常尊孰與無五典三墳之號寫之琬琰炳若丹青以彌隆報之文以永貽垂之聞昔漢之尊太上與唐之事明皇羣臣萬歲之稱早嘗擁篲二聖重歡之頌竟亦磨崖以方

熙朝皆有懋德臣欣逢慶事越在遐方雖揚厲鋪張莫預觀光之列而詠歌嗟歎曷勝報上之誠

賀壽皇聖帝

元年正月恭上徽稱五日一朝永膺備養乾坤豫順中外歡呼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體道之真遺物之累成功不宰妙合先天之天聖德無稱亶為衆父之父尚從人欲爰舉邦彝惟富有四海之内之謂尊惟尊居一人之上之謂至以言乎壽則斂箕子之福以言乎

聖則集孔子之成肆裒朝野之談兼採典墳之號於焉
歸美是亦强名臣幸際昌朝親逢盛事吉禮嘉禮雖莫
預於觀光大書屢書豈敢忘於善頌

賀壽聖皇太后

慈闈備養聖子垂休懽騰桂宮美播玉牒中賀恭惟壽
聖皇太后殿下福為晉母德配坤元挚先鶱降之風克
諧舜孝光輔思齊之化丕顯文謨惟重規疊矩之相承
致偉蹟宏休之間見臣謬持使節阻造朝班聆盛事之

鋪張不勝鼃抃與生民而鼓舞殆若鳳儀

賀壽成皇后

響珮而朝夙嚴內助鏤玉之牒式播徽稱實為邦國之榮豈止宮闈之慶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母儀克正陰教聿修以周南肅雍成天保治內之化以坤道柔順贊乾元資始之功丕揚宏休允屬嘉會臣謬持漢節阻造周行聆顯冊之輝煌預編氓之踴躍

賀皇后

寅奉慈顔職勤櫛縦載揚丕典惟動宫闈彌文畢張溥海胥慶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母儀範俗女則冠倫關雎自北而南蓋由正始天保以上治内悉本躬行值冊寶之告成肅禕褕而稱慶臣阻持漢節莫造周行聞縟禮之修明與編氓而抃蹈

壽聖皇太后冊寶賀皇帝

奉長樂之觴制獨尊於文母議曲臺之典禮尤謹於湯孫儀文畢張天壤交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夙推孝治

得自家傳謂侍膳問安猶想含飴之樂而宅中圖大敢虧報本之誠宜彤管之巍煌與寶章之焜耀仰瞻慈極夤奉徽稱臣將指南州馳悰北闕鳳儀獸舞忻縟典之修明猋躍蟲鳴預編氓之抃蹈

賀壽聖皇太后

太初之有太素莫與同尊文子以及文孫曷勝歸美爰升顯號用荅羣瞻中賀竊以老氏三寶惟聖為能箕疇五福以壽為貴克并盛美誕受彌文永惟女史之傳未

有母儀之懿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行合內則道濟中
興與武造周名在九人之列自堯傳禹功為三聖之參
宜極揄揚以昭報稱臣欣逢盛事越在遐方呼萬歲者
三雖莫陪於善頌襲六經為七尚願繼於前聞

賀壽皇聖帝

慈闈就養遽辭南面之尊縟典告成恪謹東朝之奉禮
文交舉海縣均懽　中賀　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軼
漢唐行高曾閔謂聖德無以加孝敢怠躬行雖天下不

足鮮憂益勤色養載衍鴻儀之慶常懷雞寢之安臣叨
擁使軺阻窺仙仗上萬年之壽莫與凫趨聞三楚之謡
第深鼇抃

賀壽成皇后

尊歸慈極夙嚴婦事之誠美播徽稱交舉禮成之慶聲
傳桂海歡動椒闈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子育羣生
母儀六合采古事而著女則史誦宏休為京婦而媚周
姜詩歌懿範飾褘衣而備養爍玉檢以揚休臣幸際昌

期適符明命宮庭雝肅雝莫窺長樂之班原隰馳驅猶欲賦思齊之詠

賀皇后

寶冊揚庭尊歸北闕御輿至閤制謹西廂憔動慈闈孝形薄海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躬履節儉性鍾惠和司服陳儀載想褘褕之敬尚官贊禮賁修棗栗之恭式奉徽稱尤嚴內職臣遜聞縟典阻造清朝但揄揚卷耳之詩而頌述思齊之美

止齋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止齋集卷三十一至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劉瑨

謄錄監生臣徐秉文

止齋集卷三十一

宋 陳傅良 撰

表

壽成皇后冊寶賀皇帝

長樂問安重闈燕喜太常議禮大冊崇成鋪陳典章炳燿古昔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盡倫之至為治之原重以離明方繼大人之照受茲晉福聿申王母之休揭盛典於熙朝燦縟儀於顯冊三宮衍慶千載同時臣阻詣漢

廷尚于周隰麟趾騶虞之化幸際風移雞鳴鶴駕之朝莫陪旅進

賀壽皇聖帝

五日一朝俱享玉巵之奉六宮九御載揚寶冊之文邦國有光臣民胥慶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重華稽古正始齊家事親以萬國之歡虞嬪是相夢帝有九齡之予文母攸同方游神於穆清之宮而垂世皆希濶之典臣謬叨乘傳適阻稱觴雖莫陪鶴駕之朝觀光禁

蘖尚能述麟趾之化流詠河洲

賀壽聖皇太后

鶴駕問安夙備西廂之敬鳾童成禮尤嚴北面之朝盛事罕聞鴻休疊出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助成陰教贊佑皇圖式符坤德之元尊為聖母爰作離明之兩親授神孫適昭揭於徽稱宜恪恭於婦職臣謬將使指遠去朝行雖莫趨長樂之班但遥賦關雎之詠

賀壽成皇后

三壽作朋備極慈闈之養重明麗正前陳寶冊之文振古所無大邦之慶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虞嬪匹美文母齊芳袗衣鼓琴克相重華之化寢門侍膳聿成正始之風惟二十七載之明昌宜億萬斯年之稱頌臣逖聞盛舉欣遇明時雞鳴鶴駕之朝雖莫陪於盛事麟趾騶虞之化尚能播於聲詩

賀皇后

徽冊有光尊歸北闕尚宫前導制舉西廂彌文煥然内

則嚴甚 中賀 恭惟皇后殿下贊裨孝治修潔母儀褕翟褘衣寅奉執笄之禮根車羽蓋載嚴問寢之朝式當寶冊之成恭想玉卮之奉臣冒持漢節阻造周行遡闡縟典之肇修自慶愚生之幸會

皇后冊寶賀皇帝

書周正月粵若始年建漢長秋玆惟內治三宮燕喜四海瞻依 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離明而巽齊乾健而坤順共爲子職必有告榛栗之慶彼以婦功必有獻穜稑之

種眷言中饋聿自初潛式陳玉册之文用正椒房之號於以端本豈徒示恩臣忝傅於兹趨庭罔及關雎正始當明承教化之由巷耳審官敢在知勤勞之數

賀壽聖皇太后

慈闈問安夙謹東朝之事正宮備册載修北面之儀鋪揚典章慰懌中外中賀恭惟壽聖太皇太后殿下德尊聖母謀并神孫謂九重端冕之儀早垂內則而再拜執笄之禮首建中闈既陳褘衣庸備玉牒臣逖闈縟典阻

邉外庭望紫闕以傾馳與蒼生而瞻頌

賀壽皇聖帝

廸從子保喜承長樂之顔先欲家齊親畀塗山之助再揚顯册盡出宏規彌文畢張率土稱慶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以身為度於禮不愆凡后妃嬪御之常悉循古制而父子夫婦之正曲盡人倫巽其嗣太姒之音足以正二南之始式陳玉檢用建椒闈臣遠去朝行謬將使指雖欲殫於頌述曽莫究於形容

賀壽成皇后

坤象承天甫就旨甘之奉家人正位仍嚴笄緫之朝宏休載揚盛事創見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化由治內道本家齊謂嗣聖御圖適萬乘龍飛之旦而尚宮奉冊修九重燕寢之儀式昭六服之常肅備三宮之養臣驅馳𨻰隰瞻望堯階聆寶瑑之鋪張與編氓而抃蹈

賀皇后

貢金九牧夏統惟新正位六宮周儀攸重於穆椒房之

號有光彤管之書中賀恭惟皇后殿下作配乾潛同功坤載舜鼓琴被袗克傳嬀汭之規禹菲食卑宮實變塗山之美長秋初建諸夏宗依而闕二字父父之尊榮將以垂孫孫之矩範臣瞻言京室頌詠河洲獻穜稑於王遙想躬行之事采藻蘋於澗盍觀丕變之風

湖南提舉謝到任

重明麗正方此第功五闕在邊闕然冒寵業未免宜黜得還之幸臣不勝以榮為懼之情中謝竊以蕞爾桂陽

鄰於嶺表自升軍額將五十載之間可紀守臣纔一二人而已然必宣勞而淛歲廼能循次以為州未有即賜除書遂將使指輙衝陳於當路皆度越於他邦周會王人徽亦序諸侯之上漢置刺史始皆屬丞相之官豈容如臣亦須兹選重念臣腐儒無用假守罔功勤不足以蓋荒政之愆廉不足以塞曠官之責顧專城而不理况闔部以安施雖幸遭時以政拙心勞而見録未知善後將力小任重之為憂兹蓋伏遇皇帝陛下自天出寧如

日晏照敬識百辟之舉無有幽深允釐庶績之熈不遺微細遂令庸冗輙沐恩榮臣敢不懋明詔條采聽謡俗平頒興積庶將自古以有年懋遷化居不失與民而共利

提舉司謝賜歷日

夏時三之日振古如茲周歷萬斯年自今以始凡蒙敬授悉賴裁成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為天所命受三朝之圖籍罔不朝宗在七政之璣衡皆如軌度延

頒初政爰布新書臣濫職將明當思考協不違咫尺既同拜賜之榮敢離須臾而忽觀風之事

湖南轉運判官謝到任

乘傳彌年缺然補報將輸所部滋甚光華中謝惟本朝行仁政之原自諸道置計司而始孰為之說浸失其傳不知國家之意本以勝暴殘但曰藩鎮之財聚而歸公上由是多故至于中興雖懷惻怛之心莫奉丁寧之詔惟聖有作視民如傷疇咨廷紳中固邦本方當講求民

瘼之際宜得布宣主德之才深明盈虛稍務損益顧以
茲事付之臣愚伏念臣學不過於虛談仕未離乎嘗試
曷期衰暮偶際休明且治郡徒勞初無毫髮之効況察
州不敏近在目睫之間以自知之甚明將大幸之難再
云胡隆委得以次遷恭惟皇帝陛下豈弟作人高明覆
物謂曠日持久或有盡知情偽之長謂便道之官庶無
數易將迎之患遂令庸冗有此僥踰臣敢不對越龍光
勉旃駑力茍不至乏之絶以深貽乜所之憂則有條便宜

當漸為來者之計

湖南提舉賀慶節

太極之生兩儀尊無與並嵩高之呼萬歲喜不自勝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配百王心游太古行堯之道莫測於聖神薦禹於天復闕於順受適紀誕彌之旦永膺滋至之休臣將指荆湖馳心魏闕闕二字為壽雖莫綴於清班石崖可鑴豈敢忘於善頌

湖南運判賀重明節

地闢天開聖作明述於赫重離之運有來載震之祥中
賀伏以禹相舜歷年之多武繼文受命之固昔嘗聞於
六藝今親見於一時恭惟皇帝陛下允執其中聿修厥
德斂時五福豈惟叙有夏之疇與我九齡抑又過成周
之歷臣濫將使指嘗簡睿知若帝之初雖阻闕廷之觀
禮如山之壽但瞻衡嶽以為詩

重明節進奉銀

後天祝算既同嵩嶽之呼任土貢珍爰致荆州之品前

件銀氣鍾清淑產類朱提侑萬年之觴深慚徽幣得諸山之甕願賦休祥

丙辰賀瑞慶節

長發其祥自一陽之生子誕彌厥月當六位之乘乾宗社寵嘉邦家欣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時乂剛健日新省事清心獨冠百王之上深仁厚澤丕承列聖之傳於萬斯年自今以始臣頃叨虞侍最荷簡知屬當去極之遥阻在奉觴之後昭回下燭常對越於奎文舞蹈

永歌但熈然於堯壤

丁巳賀瑞慶節

地闢天開爰紀大來之慶川增山壽咸輸美報之誠中
賀恭惟皇帝陛下典學光明性原溥博澹然無欲裒六
藝以自怡聖矣不居守舊章而唯謹是宜誕為民極永
荷天休臣介在遐陬阻陪盛事每慚隆眷曾無圯上之
一編竊幸餘生猶有華封之三祝

戊午賀瑞慶節

聰明作后聿開出震之祥歷數在躬有永後天之算中
賀恭惟皇帝陛下宅心慈儉玩意穆清承列聖之儲休
輯兩宮之燕祉誕為民極長握乾符臣夙荷簡知久違
抃蹈萬呼萬歲欣盛事之難逢天保六章愧隆恩之未
報

己未賀瑞慶節

萬年景福誕膺天授之休四海歡心姑盡臣恭之義中
賀恭惟皇帝陛下道無偏陂學有緝熈燕及兩宮增聖

圖之廣大陶成多士粲王度之清夷肇開震夙之期永享熾昌之壽臣蒙恩至厚抱舋采深積五稔之凌兢無一毫之覬幸衣冠甚偉雖阻預於耆英猷畝不忘但欣逢於華旦

謝中書舍人

代言之任與政相通顧惟何人亦在此選中謝臣聞惟虞夏商周之世有謨訓誥命之書至於兩都亦稱七制要是人主猷為之盛見於儒臣文字之工惟其相遭是

以不朽然則鄒枚而下詞藻豈謂之乏人魏晉以來號令不聞於傳世雖僅存於職掌曾何補於治功洪惟本朝追並隆古慶歷元祐之際豈非千載之一時歐陽蘇軾之徒故有六經之遺意式至今日作興斯文由此觀之則臣幸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虛心無我立政惟人方且視民而如傷未嘗以位而為樂凡所播告無非休明臣敢不益勵初心以期後効必也緝熙光明之學至於令終庶乎草創潤色之文可以行遠

止齋集卷三十一

止齋集卷三十二

宋　陳傅良　撰

啓

除太學録謝宰執

拜命衡門備官壁水書生已重公論謂何矧如庸虛有此踰越竊以祖宗家傳之法學校風化之原於其訓廸之臣工可以考論其世故儻其員而亡擇欲首善以何繇永惟韓范歐富諸公當國之間則有孫胡石李一時

作人之盛如某者學不足以適用才不足以及人固知迂濶於事情豈敢覬覦於宦達營求末第政未免於為貧往教遐邦祇自虞於見短徒便於此遑知有他引而置之薦紳先生之林從而付之規矩學者之事還觀所缺豈惟獨慙推本自來或者上累但揆之進退小己以無稱報為憂然較之重輕公朝有收疎賤之美徒抱私誼重逞遠模某官直道事君清議在上察見頹俗杜絶倖門每於斯道寂寥希濶之中鬱有前輩扶持興起之

念與其妙選以得闕孰若兼收而示公意有所存人不暇計爰俾凡質亦叨誤恩敢不體悉深知循其素履門牆愛博願悉畧其奔走伺候之文農馬闕二字庶少盡於洒掃應對之際

答釋褐黃上舍

伏審課最于學爵命自天闕二字推髙旁觀嗟異且取士必多其節目而後進而授官亦積夫歲月以為勞雖裒然舉首之艱猶越在外服之久未有闕二字從於闕擭禮

又為之特加即賜恩綸遽分師席某官以闕二字之彦收中雋之功因難見竒凡舍矢以如破制勝有道雖注金而不昏某究觀當今科第隄防之詳闕三字寵光度越之盛尚勉終於遠業用增重於諸生

上福建安撫梁丞相

道德文章以此名世公侯將相於今幾人偃四海之經綸需一方之膏澤善類太息下僚敢私某官剛大而沉潛高明而慈惠貴極三台之上猶如書生讌無一日之

長隱若敵國事有關於消長身不顧於是非猝遇人情之未嘗徐圖天意之自定勲業藏於不覩議論付之將來昔王文正之終相天禧爰弭寇丁之爭韓忠獻之獨留康定式遏范富之歸蓋嘗夷考舊聞仰止先哲悵此意之莫嗣微我公而安歸是宜再調化元一定國是肅闕羣闕四字之雨風朝宗百川作中流之砥柱其適與走趨之闕四字在之詳與其從元戎十乘之游輝光自近執令在闕四字之數穹壤攸同暄冷未齊霖

滌將作伏乞俯從民闕三字太和

興福建柴運副

風憲一臺闕二字歸于正宣闕二字復與驅馳載惟辛會之深莫喻忻愉之至㚇官刑於太闕老成莫刑挺松栢而後彫抱圭璋而不琢承宣淮右闕四字之言入覲明廷嘗建久長之策所以不闕推愛爰命闕六字嘗中於機會薄物細故不登於簡書眷言其闕之可莫若國家之重然居糾繆繩愆之任則無服讒蒐慝之諷

方平之遺發大臣闕景仁深陳其非是邢惡之追窮往
事闕三字尤論其不公於大雅之寂寥俾善類之安輯
意已闕二字俗難異言某既疇昔之依仁矧繼今而受令
願言終教吾之全歸

與福建陸提舉

功名富貴不知幾人儒雅風流自有定論當致後生之
敬豈云屬吏之儀某官志古而通今方中而圓外詞章
近於大雅議論接乎前聞及從南渡之老成不數東州

之輩行餘輝映物有晉七賢之遺風數語名家非唐諸子之末伎是宜次玄鳥生民之作薦圜丘清廟之休而乃袖手旁觀用心更苦退老鑑湖之曲與世相忘行歌蜀道之難令人太息萬里來歸之晚羣公迎勞之勤胡然湖山忽已歲月雖所臨之幸甚將有識之云何某志在從遊乃今受察十年始見嘗有感於斯文一紙自通輒遂忘於不肖

與福建錢運判

為貧擇祿幸察於寬朝同正置員獲依於德宇忘其恐

懼繼以歡愉某官老成典型儒術潤色自昔連甍世有

令名於今薦紳孰為先進薦揚華貫甫直禁林方濶步

寵光之時乃遠懷流俗之外自攬湖湘之戀復還閩越

之轅清風彌高善類太息然而弭伏澆訛之習布宣寬

大之條若有隱憂不事表襮雖周王人特序諸侯之上

居之甚謙有漢刺史不察黄綬之風欺者豈忍眷此意

之常在當古人之與求某昔嘗侍瞻今在按撫願言終

惠式俾依歸

與西外知宗

誦玉牒之名講閫甚久間會幸之闕欽慕惟深晩得所圖逝將既見其官出於帝系及見老成人物典刑可想承平之舊才猷緼藉固宜宦達之難闕嘗得之士友之間而與聞於議論之末薄物細故皆有定闕數日閑居他無惰色宜為宗盟之率以顯邦家之光永惟維城之所以强周下逮磐石之所以安漢上實念此今以屬

公某闕知書意粗好問學每於前輩願在下風矧惟謀食之家闕眷依仁之便以累年瞻望之弗及受教可期闕平日見聞之未嘗悉心以聽

答桂陽趙守

交贄闕山幸徹名之惟舊問津湘水將觀政之有期辱牋翰之先施緬風猷而增感某官宗盟領袖朝路羽儀典刑蓋得之前聞事業未量其遠到温恭爾雅在二南公子之間樂易宜民真兩漢循吏之選永惟昭代克壯

維城大連十州小柰一障以固磐石之勢以綿瓜瓞之祥眷言賢勞越在邊頊有書生而繼此將輿論之謂何如某者筮仕匪多才賦甚拙徒以諸公久憐其家食遂令一介嘗試於邦條欲其蒙成可不終惠方剖竹合符之始深切淩兢惟甘棠所茇之餘尚堪憑藉

與湖南潘安撫時

燕及庶邦實恃元侯之重瞻言當代誰如舊德之尊廼以諸生來為屬邑心獨自喜口不能宣某官以大雅之

英得中庸之學跂彼羣老凄其百年自昔聲名非故國喬木之謂於今輩行在中流砥柱之間永惟衡嶽以南荆州之鎮荒地弗治欲稍如閩浙之區足兵何先正急此湖廣之賦孰為二者之善計以副九重之至仁于以煩公蓋將託國有如樸樕亦預驅馳上之不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下之不能及期會簿書之事爰從初闕良有後憂闕三字未知安仰闕緣幸會忽過所圖逝將聽謦欬以自寛抑闕二字分守而不敢闕憐拙學之由求從政

之長庶俾愚蹤闕四字譏之致

答楊知録

地方千里豈無問政之人天各一涯未有納交之日遽蒙朋翰良慰面牆某官以湖海之豪擅闕二字之譽繇淵源之實學出文字之緒餘閲過千帆不作積薪之嘆功收百戰益知游刃之才蓋有志於淑人亦何心於試吏永惟舊郡粤自熙朝與計偕者間歲有之能宦達者於今罕甚文物不競國風所關不資先進之賢曷振清流

之望闕其弗友廸以多聞固假守之急先亦闕居之嘉賓闕二字可式庶幾多干木之風獄市所容奚上問蓋公之道

答鄭教授

不圖行李遽辱華牋以髙誼之相先知衰悰之不敏喜於既見誠無異於菁莪之詩愧在後來恐未免有積薪之嘆某官汲古之學濟時之才藹然桑梓之評籍甚縉紳之譽循次而進宜在衮衮臺省之間有懷不伸尚為

青青衿佩之伍雖名教之可樂而師言之不然顧此面牆曷堪乘障閒風而悅廼於此以定交寡過未能宜如何而加教徒藻飾之已過曾切磋之不聞儻未𤼵官尚可及横經之日庶其問政幸毋如傾蓋之初

答桂陽王教授　益祥

内交邇止曷勝借助之私辱贈勤斯廼見相先之誼未知所報已足自寛某官學造淵源文有根柢以其邁往不羣之氣見於嘗試已效之間露學校之一班輒先課

最對闕廷者千數獨以昌言即初筮之巳然何究觀之不可顧如假守於此依賢乘障實難面牆是懼事多隃度孰如既見之詳學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須衆智以廸徹明載窺正始之音殊識起予之意不有師儒之託良繫民心尚資經術之餘以飾吏事

答桂陽吳贍軍䉙

思先生而不見雅有典刑以平昔之所聞今為僚友方將分半席之共事闕二字貽朋緘之過嫵雖以自寬未知

所報謇官汲古之業濟世之才淵源所漸接嶽麓再傳之緒指顧而定成桂林三捷之功雖文章不露而世已驚然禮義無愆而人何恤徒以同門之故肯為芫庫之官悵此風之缺然得吾黨而幸甚矧惟來障憂在面牆撥煩攸難寡過則未事皆喻度孰如既見之詳理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惟求助奚止納交以先辱之勤斯知適歸之適止可與共學儻惟嘗事洙泗之間不畀小官則豈但為趙魏之老行以為請言不能宣

桂陽謝宰執

起家為守曾何勞能便道之官徒以貧病雖君恩之丕冒皆廟議之獨憐竊以自昔大臣加惠多士凡待以晚成之器則養於煩使之時功如曹參才若賈誼開清淨之道必去齊而後能陳治安之書非渡湘則弗克矧惟此意施及中人自匪偷安寧不感慨某官以毋我之學成代天之功一紀于兹曾莫窺其愠喜百工所職初不失於重輕乃如疎愚尤所幸蓄雖嘗試之不效而作成

之有加某敢不佩服深仁圖惟溥効儻報三年之政遂及終更茍有一日之長敢忘大造

與湖南張運判續

三館題名誰非後進六條問事日有先聲凡同衡嶽之盟悉仰皇華之庇晒如獨喜則倍聳瞻某官當代典刑本朝經行卓爾達尊之德藹然爾雅之文方獨步於英躔已偏儀於清貫富貴利達不知兩蜀之幾何議論風流當自三蘇而至此是宜次玄烏生民之頌薦圜丘清

廟之休胡然江湖久矣歲月還驅九折流俗以衣錦而為榮閱過千帆善類於積薪而加歎萬里來歸之近諸公迎勞之勤豈外計之無人况裏言之有味推之在昔多收歲晏之功意者由今竟為海内之福某以空踈之學當彫㪚之餘每事面牆所憂末路孰謂夤縁之幸迄應慕用之私自其初筮以微名亦既終更之知免然而顧言受業曽未及門與學省之青衿摩泮石刻及天涯之白髮奔走學闕永惟修敬之闕併誦厲心之久儻辱

以書生之故不宜闕二字若責其闕四字則有餘罪

與衡州劉守

進謁賓墀圖納交而弗果分符郡寄欣問政之有鄰爰修使聘之儀以篤邦聯之敬某官絕人德業康世才猷有聞無聲擅圭璋顒卬之望何鄉不可見淵泉溥博之功謂宜上廟朝論思獻納之班何獨宣湖海豈弟和平之化方當綜核尤重外庸蓋國家所以進賢而皇上於焉注意況江亭遺詠邦君實王佐之才且郴岸瞻言刺

史有巖廊之具永惟自昔是用煩公將朞年報政之時奉尺一賜環之詔若某者空疎末學齷齪散材乘障何堪面牆是懼譬諸弱植固欣依松栢之髙正使濕身猶慙廁珠玉之側佇誨言之惟服儻官謗之可逃同寅恊恭匪一人之私義比小事大尚往昔之通規

與郴州丁守逢

一星于兹久不造下風之請百里而近今廼同與國之盟即其講德之詳重以納交之早心獨自喜書不能宣

某官學本六經才無數器每懷往事欲收南渡之功名若論後來不數東州之輩行越在外服竟無衷言宣勞蓋自於青衫養望殆幾於白髮陞華延閣盍歸西省之班服美長淮廼掌北門之管胡然自詭復此遐征避名湖嶺之間用意市朝之外令人高仰舉世誰如若某者疵吝之餘空踈如故冒來乘障憂在面牆不圖雅故之交而托撫封之近屈公於此將物論之云何知我者誰亦已分之幸甚何緣隙地之遇薄叙小邦之懷滕聞於

齊楚之間盛衰則異江別為滄浪之水源委攸同撤名之初歸德彌切

謝潘安撫列薦

舉最有三罔功第一雖未嘗於推擇終自切於依歸伏以蕞爾桂陽已非古郡析郴置縣與廣為鄰周職方之所未聞漢刺史之所不察蓋厥壤處諸華之裔而其君視大國之孤嘗因壁記以泛觀自升軍額而枚數中興至此凡六十載之間善狀為誰纔一二人而已間或妆

效於毫髪曷嘗掛名於齒牙未有當路為之同辭剡章至於專達越在他邦之上突如今日之榮豈無賢勞堪此寵異昔方岳考績於僉言以見公春秋予人至特書以為貴儻凡流而與此將公論之云何如某者才不逮中學非適用早嘗困於鉛槧晚但謀於稻粱豈謂誤恩遽叨假闕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輙束拘儒之見徒勤無補將罪是求矧惟郡計之空重以歲功之薄欲困民而何敢懐言上以無繇惟有再三以乞憐

庶幾萬一於免戾居常自謂殆非巧宦之宜為已乃不然竟以拙誠而見録某官當今先進溥海達尊覆護諸生不遺餘力扶持斯道如有隱憂每於衆好惡之言獨有公是非之意始以致曲將如萬折之必東迨其既孚則併一談而弗破遂令庸陋亦被甄明某敢不更體深知益堅晚操處非其據幸而轉敗以為功歸潔其身當務以退而為進

與湖南沈安撫樞

大邦維屏眷言衡嶽之雄元老壯猶簡在甘泉之舊先聲所暨羣聽已孚連十國以相歡獨二天而尤幸某官居今大雅當代達尊風流蓋接於前聞績用莫詳於已試世方倚重儼然綺里之衣冠人忽為危閱盡翟公之賓客雖三已而何慍無一辭以自明上獨知心晚將共事況民庸之愈偉曽物望之誰如嘯咏東嘉槩屢閲而可數指麾鄂渚寂井竈以無譁爰進陟於西清尚來宣於南服求之輿誦謂歸衮之奚遲揆以比年宜召還之

相繼蓋有定論豈曰遐征某甚矣面墻於焉乘障意所
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或束拘儒之見徒勤無
補將敗是求豈期末路之難廼有萬間之庇顧惟列郡
共瞻周使之光華孰與諸生嘗近魯侯之色笑其為欣
抃實倍等倫

止齋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止齋集卷三十三　　宋　陳傅良　撰

啓

賀周左相

伏審對揚大號晉陟上公宗社寵嘉邦家震疊恭惟某官才足以緝熙於天緯學足以潤色於皇猷自秉國鈞獨行儒術許身衮職則近古社稷之臣借譽布衣如久要平生之友至於一意孤立三辭彌高於人情之已安以

世道而自任遭時其盛親承二典之都俞臨事加詳人
明九變之憂患以其難進之節定此非常之原是以簡
在帝心託之聖子甘盤之為舊學未嘗入總於百官鄭
侯之為宗臣蓋亦借煩於四皓孰與早翊儲闈之善晚
陪神器之傳於以嗣萬世無疆之休於以起先王未有
之禮弼諧昌運度越前聞永惟載籍以來鮮出勲勞之
右如某者不足比數最蒙保持每闕綸告之四馳喜福
等夷而百倍況每蒙慰藉有同南留闕之詞而迄值身

嘉在沔水朝宗之數輒因賀牘併叙感悰闕傾之私敷

宣罔旣

賀留右相

恭審渙揚大號晉陟中台以薄海之具瞻知本朝之永

賴恭惟某官蔚於雅望度越前脩明允而寬慈精微而

廣大德兼衆美在伊尹惠夷之間學貫羣儒無程氏蘇

臣之辯若論行藏之晚節則明義利於秋毫自其獻直

於甘泉亦既見思於宣室而乃越在外服殊無褱言獨

上簡於帝心迄共圖於邦采永惟論相粤若淳熙弄印十年曾鈌員之弗補致身二府必詳試而為眞宰以序遷誰其特起名從帥閫謂見大夫之無人擢貳樞庭出諸君子之不意訏謨屬耳績用藹然遂躋同列以先登竟與舊勞而並命昔有因夢卜而見用世曰宜哉公不以日月而為勞事適類此矧屬壽皇之高蹈欲傳神器於初潜斷自淵衷托之聖子可謂千載明良之會兩朝社稷之臣廊廟為之光輝中外為之震疊某嘗瞻英

衮及聽明綸累洽重熙何幸值九官之盛至愚極陋庶將安一介之私

賀王參政

名從外閫入告嘉猷擢寘上宗晉參大政恭惟某官受天閒氣爲世宗工粵來脩門以踐禁嚴率本直道而聞海內每陪國論持平於左右大夫之間及沃上聰致戒於君子小人之際仁必有勇知無不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儀圖於宰事蓋冊書所紀亟稱節誼之閑然世

道相違鮮值明良之會永惟前代孰與熈朝嘗於疇昔以觀人不待急難而求士慶歷全盛則范韓四傑之為元祐清明亦劉呂諸公之故徒以行藏之節初無夢卜之符有如下風無愧先進矧屬壽皇之獨斷欲傳神器於初潛亦既多賢能堪大計先定朕志雖僉共於詢謀素高此人乃卒煩於調護可謂非常之寄托又將之心泰道方亨宜上體朋亡之義故但申於賀幅不敢布於私衷

賀葛同知

大號之敷元樞攸寄宗社於焉增重華夷之所具瞻某官天下達尊生民先覺才濟其美可謂故國之世臣行歸于周不忘平生之久要至於善藏諸用自牧以謙本其視韓魏欿然之資養其過孟賁遠矣之氣利慼而不動位尊而彌恭與人同功則急所當先之義下士折節有施於不報之仁蓋昔或以一長而過人而公乃兼衆善以名世足以任重穆乎師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

儀圖於兵本況甘盤之為舊學初無說命之三篇鄧侯之為宗臣亦藉商山之四皓未有早翊儲闈之正晚陪神器之傳寵光獨隆載籍鮮儷必有非常之報稱又將不次以登庸某久辱下交最蒙畀顧附青雲而後顯慚非士君子之倫蔽尺牘以為榮徒有兒女曹之感

與湖南監司賀冬

觀臺以望日增一綫之功衡岳而南天與九州之幸皇華所庇福履攸同屬乘障之有拘欲稱觴而靡及某官

當今先進薄海令名以宣慈惠和之資膺咨度詢謀之寄將明主德既孳育於羣萌對越天休斯朋來於丕社凡在具依之列咸輸善頌之誠寧復久居鴻鴈劬勞之野定應亟入騏驎供奉之班

賀正

六轡驅馳閱勞使指三朝圖籍趣會王正連十國以蒙休并一談而稱慶具官達尊之德爾雅之文議論蓋本之歐蘇風流尚想於王謝道闕交泰既上當君子之亨

義取觀順宜明事聖人之養聿新歲律茂介春祺某最被深知尤虔善頌越在外服雖頌花客次之無繇幸為諸生將摯采師門之有日

除提舉謝宰執

旌之邊瑣畀以使華已弗理於專城將何施於列郡雖極矜憐之感曷勝慚愧之私竊以蕞爾桂陽介於湖嶺中興至此凡六十載之間善治為誰纔一二人而已率皆久次然後序遷未有輒為當路之睞越在他邦之上

重念某疎愚如故衰惰有加徒縁知已之多亦忝牧民之寄惟其迂濶初無文具之可觀或有便宜正恐官謗之不免及此殊渥曾未前聞雖幸拙誠見録於清明之始但虞小量自顛於盈滿之餘以寵爲驚未知所稱某官弼亮二聖整齊百工秉國之鈞目具瞻而下逮使人以罷嘗易事而無容故所甄収及於微陋某敢不更堅晚節上體深知平易近民以將明於隆指劬勞安宅庶補報於秋毫

與交代張提舉

不能勝任愧見旁觀何至乏人濫為嗣掌矧嘗受察以公叔而同升竟復蒙成荷子文之必告積此私感難於具陳某官大雅典刑故家文物造微之學至於殊塗而同歸正始之音可以一唱而三嘆所宜路門委講詞掖敷言可使書生不立五經之異庶幾帝制尚追三代之風方當歸報而停驂姑自總銓而寄政某最為晚出辱在後陳周雅肆三偶值勞還之日蕭規畫一遂為代匱

之人敢論伯仲之間但有子孫之託

謝沈安撫

為十國之連治無善狀假一封之傳寵有誤恩雖庇賴之如初而僥逾之已甚未知報所誰實使然某官多士宗工吾君舊學如周保傳如漢老更輟從清禁之班畀予中權之寄自其分閫曾未淹時五嶺衡山豢雚不採三江彭蠡舳艫相銜凡昔謂之盜區迺今歸於德寓粤若藩宣之衆矣誰如威望之巋然雖二老盡歸而此豈

久居之地然一䕫已足則他皆不置之官矧如某者竊為稻粱濫分符竹方恐嘖言之未免豈期最課之已聞竟因借勢之私輒備聮事之數自知甚審公論謂何與文子以同升詎敢銜陳於先進喜樂正而不寐諒惟辱在於諸生聊布謝悰他圖幸會

交割謝沈安撫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況嘗試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閒可期某官

年高德卲實大聲宏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乃砥柱之在中流正虛當宁之懷聊借上游之重昔者高宗之思舊學光武之訪故人恨不同朝與之分國如公閒望視古等夷方兩地之顯員必九重之深意某從游最久晰事奚堪以乘障之末能而察州之豈易亡專對四方之具自視歉然惟元戎十乘之依願安承

教

交割謝張運判

除目何因必有蒙成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況嘗試之尤難實講明之是賴蓄疑欲問請間可期某官特達之資後彫之操績用莫詳於已試風流蓋接於前聞老成典刑非喬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如砥柱之在中流方虛當宁之懷暫借外臺之重自其弭節曾不厭時五嶺衡山野無曠土三江彭蠡步有新船以當路之誰如宜他官之不置如某者依仁則可聯事奚堪雖縻乘以甚榮而面牆之加懼不能專對況詢謀爰度五善

之難何以克終惟直諒多聞三益之助

答郴州丁守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雖同功一體且不可以偏施況從事獨賢抑奈何而倒植有來讜問徒厚慚顏某官一代之英萬夫之望蓋大雅典刑之攸屬將中興勳業以為期定交學省之初聲華甚早出守邊城之上羈阻畧同屬茲兩郡之彫然重以比年之歉甚動有契闊相為隱憂消紙細書凡欲言之必盡汎舟相繼靡為患之不周

粤從魯衛以至今曽謂湖湘之得此遂令不敏亦苟無虞每也伎窮念安得廣漢以兼治胡然課最顧乃令雍齒之先封相公論之云何懐自知而甚審謂我宣勞而弗遜因人成事而無言雖則善鄰可想見貢公之喜至如將毋亦嘗聞子厚之風積愧之多臨書罔既

答道州趙守

治狀不如寵光先被揆之愚分豈無愧於積薪意者徳鄰嘗有心於推轂粤來謙問益感哀悰某官大雅不羣

成功可紀本其素履有嗟兮麟趾之風試以專城殆莞爾牛刀之戲期年於此績用誰如以頌聲載路之傳宜名節自天而下如某者學非違用才不逮中曷堪一障之乘徒藉餘波之及遂令不敏亦幸苟安鄙以下而無譏自知甚審鄭有功而見後公論云何尚期未替於邦交庶幾可明於使指會言伊邇屬望惟深

與湖南范提刑仲藝

宰旅不居過家蜀道師言未穆弭節湖陰夫人以引去

為高吾黨以留行為幸矧如聯事昔在從游某官經明而行修守定而光發以中庸大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頌之文奄有衆作周行斯久譽處誰如徧抽石室之蔵分治天官之目上方鄉用胡自喜於懐章公固倦游然重違於追璽永惟先正名滿天下亦越太史動合古人時則有若熈寧元祐之間位皆不過學士諫官之選惜者舉世至於渡江歸然門户之存籍甚弟兄之望猶未大用顧且遐征四方典獄之官於今不乏故國世

臣之謂舍此安歸某空踈如初衰惰已甚自别脩門之
後浸亡當世之交曾謂盡簪於焉乘傳惟無補一毫之
故人其謂何乃有来三益之期天實為此

止齋集卷三十三